

北河往事。中国往事。往事并非如烟。

有一个地方叫北河，有一种承受叫生活。

掩藏在童心里的严肃的生活，飘扬在民风里的沉重的岁月。

一个叫樱桃的女人，一个叫杨坤的男人。

一种天崩地裂的爱情，一种扼腕长叹的遗憾。

它的语言看似散漫却处处留神，它的故事看似平常却深怀大义。

原来人可以如此淳朴，原来人还可以如此卑琐。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土地，她含辛茹苦又美丽无比！

北河往事

长篇小说

刘海生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北河

刘海生 著

往事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河往事/ 刘海生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034 - 3944 - 5

I. ①北…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0135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0. 25 字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 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我的小说是一个梦

小说《北河》是我童年经历的一段故事。

因为太久远，我一直不想去写。还因为那里面这个叫樱桃的女人，我至今也没有理解她。还有那些男人，尤其我要写出的这个男人，我也不理解他。他不仅生得俊气，还是个奇才。由于我把握不了他们，我就一直没有动笔。后来我就想，把故事的原来的样子写出来，让大家去品味，也很不错。

我所得意的是，没有谁能把这些人物给对上号，说谁是谁了。因为知道是写的谁的人，都老了；即使还能读些文字，也没有时间去看我的小说。也许这些老人偶尔会坐在一起回忆起当年那些事，他们也无法解释清楚樱桃和杨坤的爱情，更无法理解那个时候的女人怎么会疯了一样的追求一个未婚男人。

想一想，历史都是女人创造的。

虽然都过去了，我写在这里，让人们从中读出点味道，读出点回忆，读出点道理，完全是有可能的。起码当年的那片河水是清洁的，我们坐在船上，渴了，就用两只手捧起水来喝，甜甜的；起码那群人是干净的，大家居住在一起，也说也骂也动心眼儿，但是哈哈一笑就过去了。我敢说，我的北河，现在已经很难找了。我回忆它，是因为它值得留恋，值得热爱，值得我们用来抚慰心灵。纯净，是擦洗灵魂的抹布，我做了这么一块抹布，放在这里，供大家使用。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捡拾着岁月的碎片，我把往事一片一片地

镶嵌在记忆的花瓶上,起初我还不知道花瓶的样子,慢慢地我心里的花瓶出现了,我用我知道的我童年的故事把花瓶打造出来,就是现在读的这个小说。

其实我一直想写的是一个题目叫作《守候》的小说,故事也在我的肚子里翻滚了多少年了,总感觉没有新意,便没有写。我还想多思考一段时间。我已经从过去的写小说去发表倒退到不把小说的内容琢磨透我是不会端出来的。每年发表一两篇小说,给朋友看看,就算了。我很怀念鹤城的时光。朋友们在一起吃饭,然后在报纸上连载个小说,过得很充实。在省城里所有的朋友都是作家,就觉得乏味。梦境里还是我故乡的那片草原,情绪激动时,会坐在床上睡不着觉。

关于北河,关于往事,都已经没有了。我是按照我的梦在写。我写那片水域,夏天的时候,心和船一起漂在水上;冬天的时候,冰是水上的桥,上面走着的是黑棉裤和花棉袄。

我想把所有的人都带进我的梦里。

刘海生

2013年3月4日

1

冬天。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的冬天特别的冷。我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胶皮乌拉鞋。可是在外面站一会儿，脚就冻得像猫咬似的，我们就拼命地跺脚。我和赵三、聃三、傻三还有爱淌大鼻涕的香芹、穿着花衣服的纪兰一起，在冰雪的地面上跺脚。我们看谁跳得高。我们双脚一起离开地面，呼地蹿起来，好像一下子就蹿进黑色的夜空里面去。天黑得连星星都没有。我们互相都看到了彼此一蹿一蹿的样子，嘴里呼出的热气迅速变成霜花降落在肩膀上。我们的棉袄棉裤里面是光溜溜的身体，每次跳起来落下去的时候，冷风就钻进去，冻凉了我们瘪瘪的肚子和细细的两条腿。虽然屋子里飘出的热气里面裹着甜蜜的香味儿，我们知道我们和那香味儿无关，我们是等着看热闹的。

纪兰的哥哥从关里娶的嫂子就要来了。

本来是下午到的，可是到了晚上还没有到。我们怕错过新娘子到来的那一刻，谁都没有回家吃饭。傻三家离得近，他回家拿了一个玉米饼子，自己啃起来。我们故意连续地跳，想影响傻三吃饼子。可是傻三很有办法，他咬一口饼子，在跳的过程中，嚼碎咽下去，落地的时候再咬一口饼子，再跳。凉气和嚼碎的饼子充满了他的肚子。

我的伙伴里叫三儿的多。因为一个家庭里都是四个以上的孩子，只有三儿和我的年龄差不多，三儿以上都比我大，三儿以下

都比我小。纪兰比我的年龄大点，她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哥哥都过了上学的年龄，在渔业队里上班了。纪兰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弟弟留在山东范县没有来，跟着爷爷。纪兰是家里唯一的姑娘。她和我们一起上学，穿着蓝底白碎花的棉袄，脸也白净，暖暖地看着人笑。我们都愿意和她在一起玩儿。今天娶媳妇的是她大哥纪奎。

她大哥纪奎和她长的不一样，长脸，尖下巴，两腮上都是坑或者包，眼睛也小，话也不会说几句，张嘴就会骂人，急眼脸就红得发黑，见什么踢什么。我们要是看纪兰去，碰上他急眼，就会踢我们的屁股，还会骂着，小屁孩儿，滚回家去！我们就会吓得跑开。纪兰上学的时候就对我们说，她哥都过了娶媳妇的年龄，还没有媳妇，上火呢，让我们别理他。我看着纪奎驼着背、披着棉袄的样子，六十岁也有。

今天来的这媳妇，是纪奎的娘回关里托人找的。他们还没有见面。纪兰对我们说，她嫂子可漂亮了，要不是家穷，吃不上饭，也不会嫁给她哥。回去相亲的时候，她大哥不敢去，怕媳妇看不上，就说他评上了五好职工，去北京见毛主席去了。把媳妇家吓得溜溜地忙把姑娘送来了。

这时候，不知道谁说了一句，车来了。我们往东面的大道上看，还是黑糊糊的一片。舜三说，趴在地上就能听到车的声音。说着，舜三第一个趴在了地上，我们也趴在了地上。冻裂的地面上是踩硬的积雪，我们把耳朵贴在上面，耳朵都要冻掉了。我正听着，纪兰趴在我身上，问，听到了吗？我说，正听呢。我又说，你好沉，压死我了。她说，我的棉袄是新的，不敢沾地。我说，你就趴在我身上吧，好暖和。纪兰把耳朵贴在我的头上，嘴里的热气吹进我的头发里。她说，你听到就告诉我。

我说，好像听到了。



我们听到的并不是渴望已久的热特的声音，而是冰塘里的爆裂声。

冬天的北河，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冰的上面是厚厚的积雪，积雪上面是厚厚的芦苇。每当隆冬季节，在寒冷的重压下，北河的冰就开始爆裂了。爆裂的声音都是在夜晚响起，夜越深，爆裂的声音就越大。我睡在土屋里，爆裂声震得整个房子都晃动起来，墙上和棚上的泥土簌簌地落，像许多的虫子在纸上爬。我用被子裹住头，雷一样的声音依然在响。土屋在轰鸣里摇晃着，地面和土屋的墙面裂出一条条的沟，网一样笼罩着渔业队。

我不知道北河为什么会爆裂。下雪之前，光洁的冰面上就开始出现纵横交错的裂纹。蓝宝石一样的冰下面，可以看到水草和游动的鱼。深冬的时候，突然会在某个夜晚，冰上的一条裂纹会像闪电一样横跨整个北河，仿佛谁借助神力砍下的一刀。冰面在断裂的时候就会产生巨大的响声，我以为是北河在痛苦里无奈的释放，就如夏天洪流里的咆哮。北河有的地方冰下面的水会在结冰后迅速地渗漏下去，上面的冰脱离了水之后，就成了悬在上面的空盖子，一旦塌裂，石破天惊，就如地壳塌陷一般，轰隆隆的响声在空旷的天地间徘徊冲撞，搅得周天寒彻。

正是这种轰鸣搅动了我们，沉闷的声音在遥远的天边响起，我们以为是拉着新娘的热特来了。我们的欢呼惊动了屋子里的

人，第一个跑出来的就是纪兰娘。她一身黑色的新棉袄新棉裤，小脚上的黑布鞋也是新的，头上梳着拳头大的髻子，脸上有几颗麻子。她到了院子里，就急急地往东面看。后面是纪兰的二哥、小弟、渔业队队长、纪兰爹，最后是纪兰的大哥。他们都站在纪兰娘的后面，一起往东看。邻居也都过来了，嘁嘁喳喳地说话，都很焦急和兴奋。

渔业队就有三十几户人家，这些都是从关里拖家带口来的移民。再有就是住在大宿舍的单身，大家叫他们盲流。渔业队夏天以打鱼为主，冬天以打苇子为主。每年冬天过年之前，也要打几次冬网。打冬网的时候纪兰的大哥纪奎就有了威风。纪奎是渔业队的渔把头的大弟子，外号二把头。渔把头来自河北的白洋淀，他嫌这里的冬天冷，把纪奎教会之后，冬天打冬网他就不去，让纪奎一个人主持。纪奎如鱼得水，俨然一个指挥官，连骂带吼，把这个冰天雪地弄得热火朝天。有一回卡网，纪奎气急败坏，一屁股坐在地上不动了。眼看着日落西山，天寒地冻的，大家都无计可施。纪奎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他恨不得一屁股把一尺厚的冰坐化了也不动一下。千米大网扔在冰的下面，大家急得恨不得抓住太阳，不让它落山。

正在这时，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奔驰而来。白雪在马蹄下飘出白烟，金红的夕阳把人和马都镀成了金色。大家一看，就知道渔把头来了。渔把头虎背熊腰，堂堂的汉子，常年打鱼腰有些弓，给人一种立即就冲出去的感觉。他和别人争吵时，脸对着你，腰弓起来，如射出的箭，都怕他几分。他头戴貉科皮帽，身穿羊皮大衣，腰上扎一条蓝色的布带，有着一身的英气。大家以为渔把头会奔纪奎过来，告诉他什么，或者问一下情况，但都没有。只见渔把头骑着马，顺着广阔的冰面转了一圈，在一处停

下，大喊一声，拿冰钎来。

冰钎就是一个带尖的铁棍，横着穿一个木把儿，用来打开厚厚的冰层的。纪奎一看师父来了，马上扛着冰钎跑过来。渔把头让纪奎把他指的地方的冰打开，纪奎挥起冰钎就干。打开一个冰窟窿，渔把头把一个搅捞子往冰窟窿里转了几转，说，去吧，赶马，拉网。

卡住的渔网开始行走。纪奎把头低到裤裆里，再也不言语。

今天主持婚礼的就是渔把头。他坐在屋子里没有出来。本来是要出去看看，但是他看到队长出去了，就没有出去。这个队虽然队长最大，但是他渔把头功夫好，也不把队长放在眼里。只是这队长很有能力，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所以两个人心里别着劲。他见队长和大家白出去一趟，心里很高兴。看到他们冻得啾啾哈哈的样子，就皮笑肉不笑地说，急什么呀，早着呢。

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人敲窗户，说来了。这回谁也没有动，都以为是孩子说谎。我推了一下纪兰，对她说，你去说他们才信。纪兰急忙拉开门，冲着屋里喊：

这回真来了，都看到亮的灯了。



大家听说看到灯了，就急忙要出去。坐在炕沿上的胖老吕说，急啥，望山跑死马，看到灯还早呢。胖老吕一说，大家欠起的屁股又落回去了。纪兰娘知道胖老吕是个慢脾气，一身的懒肉，都三十一二的人了还是个盲流子，连个媳妇还没有呢，就

说，别听这个胖子的，还是出去看看好。说着纪兰娘就出去了。

胖老吕被纪兰娘一说，心里还有些不得劲儿，就拼命地把嘴里的早烟吸净，嚷着，走走，都出去。要是真耽误了，还不骂我呀。我也快娶媳妇了。

队长说，你媳妇还在老丈母娘的腿肚里转筋呢。

胖老吕说，队长，你看不起我。我明天就把媳妇给你领回来，让你看看，我老吕说话算话。

纪兰的爹说，老吕有媳妇，就和我儿子的婚事一起办吧。

胖老吕把嘴一咧说，纪奎可是我大侄子，你可不要跟我捡便宜。再说，我的媳妇哪能和纪奎的比呀。

大家说着就往外走。纪兰娘从外面进来，说，灯在东岗子上转呢。

东岗子离队里还有三里多地，大家就都放了心。但是谁也不想回到里屋去等了，反正都出来了，就到外面去等吧。外屋地的锅灶都放满了东西。一口大锅里炖的酸菜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一大块肥猪肉在锅里飘出香味儿来。邻居的妇女们还在忙着切菜，生锈的刀面上沾着菜叶。地面是柴火和水，有些泥泞。胖老吕脚下滑了一下，他就势搂住身边的一个妇女的腰，那妇女正弯腰往灶膛里填柴火，圆大的屁股撅起来，胖老吕看在眼里。他没有想到搂出个麻烦。妇女一火叉子就打在胖老吕的大腿根上。胖老吕一看是渔把头的老婆春妮子，虽然打得很疼，也没有敢吱声。跟在胖老吕后面的渔把头都看在眼里，嘿嘿一笑。胖老吕也不示弱，说道，看我哪天收拾你。春妮子呼地站起来，抓住胖老吕的脖领子，说，来吧，试试。走在后面的队长就喊，快走，闹啥呢！胖老吕回头就要说话，看见队长耳朵正被香芹妈的手拽着，知道队长也和自己一样，受到攻击了，就情不自禁地哈哈了

两声。

队长生得个小，干瘦，他的脸长得很有模样，嘴大而薄，蛤蟆一样伸出去，眼睛非常的小，两个猪八戒的耳朵，走起来扇风。香芹妈正在切肉，队长在暗处就摸了一下香芹妈的胸脯。香芹妈早有准备，一把就抓住队长的耳朵。香芹妈的手上沾了猪油，队长一挣就挣脱了。队长怕香芹妈再动手，就喊了一声。香芹妈回复道，看我不把你给剁下来的。菜刀就在案板上“咚”的一声响。

队长的老婆正在择菜，没看见队长的动作，但是听声音就是奔队长来的，所以就心直口快地说了一句，剁谁呀？剁哪呀？

香芹妈说，剁猪头小队长。

外屋地的厨房里就有了笑声。队长老婆说，我看你剁。香芹妈说，我也舍不得呀。于是就都笑了。

队长虽然生得丑，但是老婆却非常好看。他们俩的孩子除了舜三和他爸一样不好看外，其他孩子都生得如花似玉的，特别是两个姑娘生得如北河里的芦根一样白嫩白嫩的。队长曾经是国民党兵，后来当了解放军，复员转业的时候是正连级，是听从号令来到这里的。因为渔业队小，就只有队长一个领导，党支部设在场部。

队长每月到场部汇报工作。和他一起来的战友都在场部，他就挨家地吃喝一顿。每次回到渔业队，他都像扒了一层皮，要缓好几天才有人样。这几天里他会老实得像个猫似的窝在办公室里一动不动。

我在外面看到的灯光越来越近，就和纪兰说，车都快到了，他们还不出来。我正说着，他们就出来了。屋里的热气也随着他们一起涌出来，在屋檐下滚动着，被寒冷和黑夜吞没了。渔把头

刚一露面，就说，还早着呢。其实那灯光都快照到我的脸上了。天气很冷，站在外面几秒钟，就会被冻透。大家站在外面一会儿，就像过了一年。也真像渔把头说的那样，我们等了很久，车才到跟前儿。

车体上披着棉被的苏制热特哐哐地贴着我的身边停下，浓烈的柴油味儿立刻灌了我一肚子。开车的是队长的大儿子，歪三的大哥，长得铁塔样的身体，系着带的狗皮帽子上都是霜，他高喊着，在车上呢。霜花就飘落下来。

大家都奔后面的拖车上去，只见车上有两个穿着大衣的人，不知道哪一个是纪兰的嫂子。

4

拖车上的两个人都站起来的时候，车下面就开始乱了。

纪兰娘喊着纪奎，让他到前面来，抱住下来的人，不让她脚着地，就抱进屋子里去。纪兰说，我哥能抱动吗？纪兰娘说，你帮着抱。纪兰说，我也抱不动，让胖老吕帮助抱吧。纪兰娘说，可不许这样说，外人是抱不了的，沾了别人的手，还是你哥的媳妇吗？纪兰说，那咋办哪？正说着呢，拖车上面的人说话了：

腿都麻了，不敢下。

没事，我扶着你。

上面的两个人影合到一起，前面的跨过拖车的车厢，就妈呀地叫。下面的纪兰娘喊，樱桃，不怕。

樱桃说，脚都麻了。说着的时候，身体就开始晃，眼看就从

车上摔下去了。身后的那个人就环抱住樱桃的腰，把樱桃悬空起来。樱桃裹着羊皮大衣，上下一般粗，像个棉花包。抱她的人很费了力气。对着下面喊，要接住了。

是杨坤吧？你可不要撒手啊！队长对那个抱着樱桃的人喊，纪奎，快去接。

纪奎还有些不好意思，听见队长喊，就立即来到车下面，伸出手去。在纪奎的手举起来的时候，上面的杨坤也轻轻地把樱桃顺了下来。纪奎以为一个女人能有多沉，没有在意，可是上面一松手，重量都落在他的手里的时候，他就感到忽悠一下子，差点接不住。也就是那么一瞬间，旁边的队长伸手接着了樱桃的腿。纪兰娘扒拉一下队长，可别把队长累着，纪兰快接着。

纪兰在伸手之前把我往前一推，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和纪兰一起，托住了樱桃的两条腿。樱桃穿着手工做的棉鞋，我摸到鞋面上还有浆洗的面嘎巴儿。棉裤脚上系着布条。高腰的棉鞋和裤脚之间，露出了白色的布袜子。其实樱桃一点儿也不沉，就是那皮大衣和皮帽子让人感到沉。我想看看樱桃多漂亮，可是她的脸在皮帽子里包着，啥都看不清。

纪奎像得到了什么宝贝似的小跑着往屋里走。大家闪开一条路来，纪奎和樱桃一起钻进门里，我和纪兰就被挤到门外了。纪奎显然已经不用我们了，在进门的那一刻，他连樱桃的腿都揽在怀里，横抱着就消失在厨房里了。厨房里就听见队长老婆和香芹妈在喊，有的喊慢着点，有的喊抱住了，媳妇可是你的了。还能听见香芹妈哈哈地傻笑。

胖老吕站在黑夜里，说，看把纪奎高兴的。

渔把头说，你娶媳妇不高兴啊？

胖老吕说，高兴是高兴，这年轻漂亮的媳妇不好养啊。

渔把头说，你眼馋了吧？

胖老吕说，我娶媳妇就娶个有孩子的，回来就当爹。

渔把头说，想得美。说罢，渔把头就招呼大家进屋。大家往屋里走的时候，落在后面的杨坤有些迟疑。渔把头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有和杨坤打招呼。

队长推了杨坤一把，说，进屋去，吃了饭再说。

杨坤说，我的行李还在车上，我今天晚上住哪呀？

队长说，都安排好了。

杨坤说，我神经衰弱，你可别让我住大通铺啊，有一点儿动静我就睡不着。

队长说，穷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缺乏锻炼，累你几天就睡着了。

杨坤说，我不骗你，我真的睡不着。

队长说，好好，我给你找个单间。缺老婆吗？我再给你找个老婆。

杨坤说，有单间就行，老婆就不用了。

队长说，好了好了，我们进屋。你虽说是大城市来的，你也不一定看到过樱桃这么好看的媳妇吧？队长说着就拉杨坤进屋。杨坤把裹着的皮大衣脱下来，抱在怀里，跟在队长的后面往屋里走。一边走，一边说，我看看这媳妇有多漂亮。

杨坤和樱桃虽然坐的是一个拖车，但是都裹着大衣戴着皮帽子，谁也没有看到谁的模样。杨坤想，一个山东媳妇，有什么漂亮的，我倒要看看。当他随着队长进到里屋，看到坐在北炕上的樱桃的时候，不由得大吃一惊。

5

我也不知道这片浩浩荡荡的水域为什么叫北河。居住在渔业队的人都叫它北河。周围几十公里的人也都叫它北河。我不知道北河有多大，也不知道北河的水有多深。打鱼人里面有不服气的叫杨登喜，扛着竹篙在河里游到过对岸，那也是水域里的很小的一部分。有人想从这面的边沿去那面的边沿，走了一天也没有到，水浪哗啦啦地打着船，遇见了风浪，然后船只倾覆，倒扣在水里。好在翻船的地方水不深，只有三米，撑船的人抱住竹篙游到了一个小岛上，才有了性命。所以北河又很神秘，谁也征服不了它，也了解不透它。浩浩的水面下面，不知道藏的是龙是精，是妖是怪。

北河里面有很多的小岛。小岛上面是打鱼的窝棚。窝棚就用岛上的碱性泥土垒起来，风吹雨打后就变成了一个个黑色的蜂巢，千疮百孔的。一般的窝棚里住着一个老头，冬天看房子，夏天守护渔船。孤独和寂寞使老头越来越像飘动的魂魄，从低矮的窝棚的门扇里出来，如老鼠一般望着无声无息的小岛。也有废弃的窝棚，冬天里没有人，夏天里才有人住。河里的旋风刮起来的时候，窝棚就会在旋风里转，看管窝棚的人就会转得晕过去。于是，每个窝棚都有了神话。一些窝棚在神话里破碎了，就扔在那里，长满了蒿草，恢复到小岛的样子，只有熟悉的人才能发现那些微凸的地方曾经燃烧过人类的烟火。据说胖老吕得了仙道，会看那些窝棚的风水，所以，很多的窝棚要撤要建，都会找胖老

吕。胖老吕在这片地域里成为了有仙附体的人，他就把自己打扮成真是有了能力的人。哪个小岛上建立窝棚，他就去看看，看过之后，就会在窝棚里喝酒。他体格壮大，会把窝棚里准备的半缸酒都喝掉。窝棚里的人也跟着他一起醉去。有一次他醉倒在窝棚里，醒来的时候，却睡到了小岛的草地上，他揉揉眼睛看了看，那个窝棚已经没有了，和他喝酒的人也找不到了。他在水里游了几天，才找到队长。队长在船上睡觉，脱得光光的，鼾声如雷。队长的鼾声惊起水里的波澜，船漂悠悠地陀螺似的旋转。胖老吕抓住船帮，喊一声队长。队长好久才睁开眼睛，说，我等你都等累了。

于是胖老吕被队长征服，上刀山下火海都跟着队长走。队长说，我也弄不明白那些小岛怎么会有神秘莫测的鬼事，我曾经半夜枪支走火，日本的王八匣子里的五发子弹都飞了，烧红的子弹在草里乱飞，野鸭子怪叫，我把子弹抓在手里，都黏糊糊的、软软的，像黄瓜香的穗子一样，捻在手里成了紫红色。于是，那些小岛上的渔窝棚都有了几分神秘和怪异。

只有渔把头看得清楚，什么样的渔窝棚他都会住。他说他在一个废弃的渔窝棚里放走了五只小狐狸。五只小狐狸带着妈妈来看他，对他许了诺言，会保护他。很多人问他母狐狸的样子，他记不起来了。他只记得那只母狐狸很好看，好看到什么程度，他也描述不出来。当时就感觉眼前金光四射，一片光芒，待他细看之时，母狐狸笑了一下就没有了。渔把头的描述让胖老吕甘拜下风，立时就对渔把头升起几分敬意。队长就没有理会，说是那母狐狸如何漂亮，他的王八盒子是指哪打哪的。胖老吕说，只有狐狸打不得。队长却不屑一顾。但是听着渔把头对母狐狸的赞美，也就有些唾液在嘴里忍不住流动起来。